

Silence and Nonsense

The Research on Children's Perspective in Mo Yan's Fictions

“缄默”与“狂言”

——莫言小说中的儿童视角研究

赵月霞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Silence and Nonsense

The Research on Children's Perspective in Mo Yan's Fictions

“缄默”与“狂言”

——莫言小说中的儿童视角研究

赵月霞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缄默”与“狂言”: 莫言小说中的儿童视角研究/赵月霞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660-1544-0
I. ①缄… II. ①赵… III. ①莫言—小说研究
IV. 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0120 号

“缄默”与“狂言”: 莫言小说中的儿童视角研究

作 者 赵月霞
责任编辑 杨爱新
责任校对 胡菁瑶
封面设计 舒刚卫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盛华达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75
字 数 17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1544-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这是赵月霞的博士论文。

其实，这本书是可以拿到“文库”或“丛书”里出版的，她却主动放弃。之所以坚持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因为她博士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这本书（也就是她的博士论文）写在中央民族大学。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情结”，她在出版博士论文的时候，还想到了“师傅”（我的学生们都称我老师，唯独她经常称我“师傅”或“老爷子”，大概是她认为这份事业与农村大眼儿木匠的“学艺”差不多），要我给写个序。

既不愿意找人给自己写序，也不愿意为别人作序，这是我多年的习惯。我怕我的“序”辱没了别人的“文”，又怕我的“文”配不上人家的“序”。但这个学生的序却不好拒绝。

赵月霞到中央民大读博士，本不是投奔我来的。因为特殊的机缘，她与张保华两人转到我的名下，加上原来的石小寒、孙小棠，那一届我带了四个博士。

我指导学生论文有个习惯，大多时间在学校体育场上“走圈”，连锻炼身体带研究学术，“革命”“生产”两不误。赵月霞却很少“走圈”，因为她不住在学校，经常“千里迢迢”从家里赶来，非常郑重与正式地谈过几个回合之后，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去落实，再把落实的成果发过来，我又被她“牵着鼻子”走。

这个选题应该是我们共同商量出来的。我向来不强加给学生选题，但对明显不满意的选题也绝不让步。偏偏她这个人也是“原则性”很强，只要脑子没有转过弯儿来，绝不轻易顺着别人的思路走——在不停的思想交锋中，我们逐渐达成了“共识”。

在她之前，已有上一届的张雪飞写了博士论文《莫言创作中的动物描写》，同届的张保华的论文中也很多地方涉及莫言。我与他们三人到莫言家乡的潍坊师院参加有关莫言的研究会，认识了后来成为莫言研究中心主任的王万顺，又把他收了做博士后。他的论文自然写的也是有关莫言的内容。

这么多学生研究莫言，除了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外，与我的复杂情感也有关系。

莫言与我年龄相近。他1955年出生，我1957年出生，都属于50年代；他出生在农村，我也出生在农村，那个时代的农村都一个样子，没有多大差别。而且我的老祖宗其实也是山东人，家乡离莫言家乡不远，只不过是比莫言的老祖宗“混”得更惨，闯关东到了内蒙古；他是作家，我也是作家——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虽然水平有差别，名气更有差别，但因都是农民成了作家，作家又写农民，其中的一些感触与感受还是有相通之处的；还有一点，“苦大愁深”的生活遭遇在我们的脸上留下的痕迹也很像，以至于第一次到莫言的家乡，被一些山东老乡当成了莫言，声称“早就盼着你回来了”。一个小孩儿牵着我的手，一直把我当“莫言爷爷”。

我这个假“莫言爷爷”对那个真“莫言爷爷”还是有一些理解的。

曾几何时，文化成了时髦的话语，研究者蜂拥而至，有人曾感叹：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在大谈文化！莫言研究也是这样，尤其是他获了“诺奖”之后，莫言也被“大谈”，甚至出现一些或自

认为或很多人都那么认为的专家、大家，或谬托知己，或也许真的成了莫言的所谓知己，似乎有些话题已经谈透，成了“定说”。

我倒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莫言现在已经是“花甲老人”，其创作横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长度已达40多个春秋！而且，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好多都是笔耕不辍，堪称创作界的“劳动模范”，莫言也是这方面的“典型”。其实，写作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劳动！一个当企业家的学生看到我在写作过程中的“绞尽脑汁”与“挖空心思”，曾残忍地说道：你们作家的写作跟“卖血”差不多——莫言，“卖血”卖得非常卖力气！

莫言出身乡土又写乡土，却很难说他就是“乡土”作家。我的手头儿有无数本中国当代文学史，几乎所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都要提到莫言，很多时候他都是重要角色，但说法经常大相径庭，如展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各种“流派”，如寻根，如现代，如先锋，等等，莫言放到哪里都说得过去，又似乎都有点“非典型”。

我们在指导学生写论文的时候，经常告诫学生不能“仰视”写作对象，要采取“平视”甚至“俯视”的态度，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得出公允的结论。这样的态度，对于“博士”这一重量级的研究者面对莫言这一重量级的写作对象，当然有些难度。

赵月霞偏要迎难而上，采取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以“儿童视角”作为“进入莫言创作底蕴和内涵的一副杠杆”，撬动莫言的创作研究。

“论文围绕莫言儿童视角叙事的创作心理动机、内容表现、叙事形式、叙事策略、形象寓意以及文化思想内蕴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力图通过儿童视角叙事与莫言小说创作关系的内部维度探究，并将莫言的儿童视角叙事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空间的外部维度加以观察，

确立莫言儿童视角叙事的独特性和文学史意义。”“论文想要探讨并力图解决的是，莫言采用儿童视角叙述为我们呈现了怎样的世界观？这种融合成人视角的‘撤退性’叙述在形式与内容之间构筑的巨大张力是如何在文本中运行并阐释的？这种极具‘先锋派’色彩的叙述形式是否具有可靠性和真实性？莫言又是如何在荒诞化的语言中达到叙述的可靠性的？莫言选择儿童视角隐含着他对于社会、文化、人生怎样的思想内蕴和文化选择？”

当然，说起来容易，写起来绝非易事。

虽然，在“读博”期间，写作这篇毕业论文是她“最大的事情”，但由于担任多种社会角色，论文写作又不得不与各种“小事”搅在一起，而且，她又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性格，对“大事小情”都“不抛弃、不放弃”，哪种社会角色都力求完美，其实是给自己增加了难度！

当然，既然是追求完美的性格，自然有她追求完美的方式。她的聪慧，用在学术上是孜孜以求，甚至是斤斤计较，而从不想投机取巧、蒙混过关；她的平和融汇着一种坚韧，她虚心，但不迎合，不盲从，有思想，有风骨，没有见风使舵、左右逢迎的毛病。她的这种性格，其实是容易把自己弄伤的，可是，“宁伤身体，不伤感情”——这里所说的“感情”，其实是对学业的敬畏，对研究对象的尊重，心里这道“坎儿”过不去，她是不会拿出来“交卷”的。

所以，她是个让人“放心”的学生，她的论文也是让人“放心”的论文。这篇论文，投放到教育部的盲审平台，几位专家都给了很高的评价；在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谢冕先生、孟繁华先生、程光炜先生及我们学校的刘淑玲教授、汪丽珍教授等做答辩委员，一致给予通过。

总之，一个踏实的人，写了一篇扎实的文。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莫言与儿童视角的选择	8
第一节 “童年”情结与现实经历的相互激发	9
第二节 视角魅力与文学革命的内在选择	18
第三节 回归本体与窥视外界的内容呈现	23
第二章 儿童视角叙事的艺术表现	34
第一节 “陌生化”的审美艺术	35
第二节 “狂欢化”的语言形象	47
第三节 “复调式”的多元叙述	64
第三章 儿童视角及儿童形象的演变	82
第一节 从透明的“童话体”到意象的“寓言体”	83
第二节 沉默的坚忍者与喧闹的抗争者	89
第三节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意象”儿童	97
第四章 儿童视角叙述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111
第一节 虚构下的“真实”——亦真亦假的叙事并行	111

第二节 宣泄背后的隐藏——叙述者与作者的若隐若现	123
第三节 叙述的无奈——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127
第五章 儿童视角叙事下的文化和思想建构	138
第一节 儿童——“个人”的历史话语	140
第二节 儿童——“百姓”的民间话语	157
第三节 儿童——“人类”的原始神话	178
结语	193
参考文献	197
后记	207

绪 论

汪曾祺认为，一切文学发展到极致都是儿童文学，由此他呼吁中国的“胡闹文学”。

从 1981 年第一篇小说《春雨夜菲菲》发表的沉寂无声，到《民间音乐》《红高粱家族》的一鸣惊人，再到《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檀香刑》的一路蜕变与尝试，30 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也许对于莫言来说可谓是波澜起伏、风云变幻的漫长征程，然而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他的沧海一粟，却创造了光辉而令人骄傲、振奋的一页：2012 年 10 月，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自从莫言“横空出世”以来，研究莫言的文章数量惊人，发表在各类期刊上的论文以及出版的专著也在不断增加，对于莫言的研究已经蔚为壮观且成果斐然。可以说，莫言是新时期以来最受关注的作家之一，特别是随着莫言获奖消息的传来，国内文学研究界对他的爱恨交加、毁誉参半、明争暗斗更是将莫言研究推向了对优秀的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评判标准和意义鉴定的范型论证中，其中不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真知灼见，也不乏趋炎附势、追赶潮流的刻意追捧和恶意中伤。

当获奖的余热还未散尽之时，回到莫言、回到文本的扎实研究

也许是对莫言最高的致敬，也是对枝繁叶茂的中国文学的信心展示。毕竟，莫言获奖不是中国文学的终结，而只是一个好的开始。

莫言的专题研究，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热点基本是一致的，主要集中在“魔幻”“本土化”“民间写作”等热点话题，但对儿童视角与莫言小说关系的研究却鲜有论述。纵观莫言的创作历程，儿童视角叙事从创作初期就已经成为莫言文体特征中的基本元素，无论是意象鲜明的《透明的红萝卜》《拇指铐》，还是以高密为背景的乡土写实《枯河》《罪过》《铁孩》《红高粱》，还是魔幻现实演绎的《四十一炮》《丰乳肥臀》《檀香刑》，无不是在儿童的视角下展开叙述。而黑孩、小虎、铁孩、豆官、少年余一尺、“小妖精”、罗小通、上官金童也构成了莫言小说中形象鲜明、神采奕奕的儿童人物谱系。在莫言近 120 篇小说创作中，以儿童视角去描写的有 50 多篇，占莫言小说创作总数的近 50%。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可以说没有哪个作家能像莫言这样，始终如一地对儿童视角叙事保持如此专注的兴趣。

莫言自己也坦言：“以前我没有意识到，后来被别人点破后我才发现采用儿童视角讲述故事原来是我的一种潜意识。”这种潜意识与莫言的出身、生活环境、个人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心理和情感的积淀让莫言在讲故事时，首先回到了高密东北乡的记忆场，驻足于儿童视角进行观察与讲述。小说《四十一炮》发表之后，莫言也曾说，至此，他的儿童视角叙事“彼此贯通，成为一个整体”。

早在 1986 年，程德培就在《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①一文中以莫言的儿童视角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与作家生活经历之间的内在联系寻找其儿童视角叙事的创作心理动机。

^① 程德培：《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载《上海文学》，1986 年第 4 期。

2011年，当莫言研究已有20多年的历史，研究已经蔚为壮观且成果颇丰之际，程光炜再读《透明的红萝卜》^①，再次提醒研究界关注莫言的儿童视角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这期间也有一些硕士生以此作为研究专题，但大多集中在从文本外部出发的作家童年经历和创作情感对于作品的影响意义，并没有深入地探讨莫言采用儿童视角所呈现出来的叙事特征，进而分析儿童视角背后的文化意义，也鲜有寻找莫言儿童视角独特性的相关论述。

莫言的小说创作已经与他的儿童视角书写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但与儿童视角在莫言作品中的应用广泛性相比，研究界对于这一对象的关注与研究还远远未达到应有的高度和深度。尽管程德培、程光炜、刘书勤等人已就儿童视角从不同方面进行专文探讨，但儿童视角叙事一直都是批评者借以说明莫言其他创作主题、特色的“有效工具”，而非主旨所在。在新时期文学回到文体本身、强调艺术创新的时代环境下，莫言为何选择以儿童视角作为叙事的视角，这样的视角又给莫言的作品带来了什么艺术质素？在这样的视角下传达了莫言对于艺术、人生以及社会怎样的思索？不得不说这是莫言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建设现当代文学史应该开展的命题研究。

论述这个问题，如果只是用简单的“儿童视角”理论来套用莫言的叙事特征，除了纯粹概念的借用以及方法论上用创作支持理论，用理论阐释创作之外，缺乏必要的社会文化背景支撑，其可论证性是相当欠缺的。将儿童视角叙事作为莫言研究方向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探究作家思想、心理以及创作动机的直接线索，是莫言艺术思想内涵和艺术技巧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建构了他天马行空、汪洋恣肆的文体风格，同时儿童视角叙事也是他表达自己的社会历史

^① 程光炜：《颠倒的乡村——再读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载《当代文坛》，2011年第5期。

观、文学创作观以及人生价值观有效便捷的载体和切入点。可以说，儿童视角是探寻莫言创作底蕴和内涵的一副杠杆，它撬动了个性化莫言的存在，也蕴含着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思潮特征和文学反思，具有普遍性的文学诗学价值。

在进入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对相关的一些术语与概念进行阐释与厘清。

首先，“视角”原本是绘画透视学中的一个术语，后被引入文学叙事学。叙述视角就是叙述语言中特定的观察角度和讲述角度，以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事物，所见也会各有不同。同样，在文学作品的艺术虚构中借助不同的视角叙事展现出的艺术景象和内涵也大相径庭。所以说叙述视角在文本建构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意味着作者的选择和强调”^①，而且“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小说人物及其行为的反应”^②。杨义将视角比作“语言的透视镜，文字的过滤网”，韦恩·布斯将视角视为一种“道德选择”，都集中阐释出视角不仅是一种叙事技巧和创作理念，同样也凝聚着作家的主体经验、创作立场、思想文化的内在诉求，关涉到社会文化思潮与文学变革的外在选择等多方面因素。

叙事角度是一个有多重命名且概念内涵和外延都较为复杂的叙事学问题。按照叙述者叙述权限与自我限制的程度来划分，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将视角分为零聚焦、外聚焦、内聚焦；法国的结构主义批评家茨维坦·托多洛夫把叙述视角分为全知视角、内视角、外视角；里蒙·凯南、米克·巴尔把视角分为故事内聚焦、故事外聚焦。此外，视角还有按照年龄、性别、职业等进行分类的，如成人视角、儿童视角、男性视角、女性视角等等。

① 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

② [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迄今为止，热奈特的“聚焦说”、俄国形式主义的“公式化”分析等都将关注的问题指向作者、叙述者和人物的关系，主要探讨的是叙事角度的选择与变化给小说的表现方式、故事的讲述方式、小说的阅读效果以及作家的文体特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文本呈现和艺术特征，为深入理解作者的叙述立场和思想内蕴以及价值取向提供更具有实证性的线索资料。但是，由于叙事角度与众多人物设置之间关系复杂，再加上很多中长篇小说不止采用单一的叙事视角，随着人称的灵活转变，叙事视角呈现出更为纷繁复杂的景象，从文学评论的具体实际操作来说，如果只是从单纯的理论上来研究叙事视角的变化和叙事人称的多样化还能够穷尽的话，那么具体到某位作家的身上，情况就会变得更为复杂。而莫言，又是一个从不按常规出牌、追求个性化写作特色的“革命”作家，如何在不囿于形式主义细节和模式化研究的前提下捕捉莫言的叙事立场，呈现出他的叙事变化为小说带来的新的审美因素，同时又能给他一个较为宏观的文学定位是比较有难度和挑战性的，这也是本书希望能够解决的问题。

儿童视角叙事是借助儿童的眼光、口吻、认知以及判断来讲述故事，在语言形态上体现为明显的儿童特征。因此，小说在叙事思维、结构形态以及心理意识、审美情趣等方面都受到儿童视角叙事的影响与制约，呈现出别样的艺术特征。

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上，儿童视角文本创作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生成期、40年代的发展期以及80年代的变革期。1911年鲁迅以限制性的儿童视角创作的叙事小说《怀旧》，首先打破了传统全知全能的成人视角模式，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鲁迅的《社戏》《孔乙己》、萧乾的《篱下》、凌叔华的《凤凰》《小英》等都采用了儿童视角叙事。这

一时期的儿童视角小说，以儿童的视角为复杂的社会和生存环境提供了全新的审视和观察角度，但小说的指向并不在于儿童，而是借助儿童来承载更多的社会批判和文学启蒙意识。进入 20 世纪 40 年代，以萧红的《呼兰河传》、端木蕻良的《初吻》《早春》和张天翼的《蜜蜂》《团圆》等为代表的儿童视角小说开始以“儿童本位”观念为切入点，以逼近、还原儿童心态的方式展开叙述，利用个人的生命体验来回应战火连天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事件，从而将儿童视角小说又向前推进一步。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余华、苏童、莫言、迟子建为代表的小说家再次以质量上乘的作品回应了儿童视角小说的内在魅力。开放多元化的时代格局，文学积极“向内转”的内在需求，使新时期儿童视角创作更加注重个性化的复杂多元叙述，更加强调儿童视角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小说形式”的内在特征，可以说新时期的儿童视角创作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

在对莫言儿童视角创作成果的选取和界定中，本书遵循了热奈特广义上的视角划分方法。热奈特认为，许多文学作品并非单纯使用一种视角，不是一种视角贯穿作品的始末，而是以众多视角使用较多且具有显著主体特征为视角文本的界定和划分依据。这也是本书选取莫言儿童视角作品的依据和研究的主要考察对象。

本书不限于作家经历与作品文本之间的简单对照，即单纯在创作心理和表现内容上寻找传记色彩和心理动机的线索材料，尽管本书涉及这一部分内容，但只作为深入创作特色以及文学内核的一个内在考量因素，而不是内容核心全部。就莫言研究的纵向比较来说，本书不囿于儿童视角与创作心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简单论证，甚至给出关于精神分析学的佐证，而是深入到莫言宏观的创作发展与思想意识中，探究儿童视角为莫言的思想、哲学、人生价值观的呈现提供了什么，这一视角的选择又给莫言的创作带来了什么。就儿

童视角研究的横向比较来说，本书不想用文艺理论中的视角概念来分析作家作品，或者用作家作品来佐证儿童视角理论的范式研究，而是希望能够凸显莫言文本的重要性以及作家创作的主体性。因此，探寻莫言儿童视角的独特性，儿童视角的产生、表现、操作方式以及叙述效应是本书的重点所在。

基于以上考虑，本书想要探讨并力图解决的是：莫言采用儿童视角叙述为我们呈现了怎样的世界景观？这种融合着成人视角的“撤退性”叙述在形式与内容之间构筑的巨大张力是如何在文本中运行并阐释的？这种极具“先锋派”色彩的叙述形式是否具有可靠性和真实性？莫言又是如何在荒诞化的语言中实现叙述的可靠性的？莫言选择儿童视角隐含着他对于社会、文化、人生怎样的思想探索和文化选择？

第一章

莫言与儿童视角叙事的选择

儿童视角叙事是一种极具个性化的叙事视角，这种个性化的赋予来源于其与成人视角的背反与疏离，这种独特的选择背后不仅是作家对儿童心理、社会属性、认知方式以及情感世界的青睐与信任，也是从艺术创作角度对“儿童”所蕴含的叙事艺术、审美价值等建构的文本创作的极大肯定与自信。莫言选择儿童视角作为叙述视角之一的创作心理动机，不仅在于儿童本体所具有的巨大魅力，也与这种颇具意味的叙述策略与其自身艺术秉性的内在契合、社会、文化、文学发展的外在影响有关。儿童视角叙事是作家人生经历积淀的结果，是现实“双重身份”被再次激发的表现，是源自情感深处不得不说的寓言。

因此，在莫言的儿童视角文本中，一切表现、一切叙述皆“以儿童为本位”，文本真实地再现了时代历史背景下儿童饥饿、暴力、孤独的生存境遇，折射出成人世界的残酷与虚伪。儿童生存的苦难，正是时代和历史的苦难缩影，莫言的表现是“呈现”式的，是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